



## 田园风光

初冬的麦苗,是丰收的保障,是年复一年永不放弃的努力和坚持。

## 初冬的麦苗

□王柏春

今年初冬不太冷,寒露过后,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,晴朗少雨。农民抓住有利时机,开始秋收秋种,种田大户在10月初就开镰收割晚粳稻。一边收割一边将稻谷晾晒、烘干;一边紧跟着耕翻田块,种植小麦,为明年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乡村机器轰鸣,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。

从寒露到霜降,短短十来天时间,收种基本结束。原来一片片金灿灿的稻谷变成平整的田野,农民在喜获丰产丰收的同时又播下了希望的种子。

现在的秋收秋种跟20世纪比起来总要晚半个月,因为气候变暖了。过去种麦是“秋分早,霜降迟,寒露正当时”,现在农民总选择在霜降前后适时播种,既不误农时,也不影响第二年产量。这个时间段的气温正好适应麦苗生长,在湿润的土地上撒下麦种,一个星期后,早晨,麦子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垅头缝隙里钻出头来。鹅黄青绿披挂,一株株麦苗像刚出生的婴儿,对自然感到无限好奇,你看那蓬勃疯长的劲头随心所欲,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。如果你思维足够丰富,不难看出那挨挨挤挤的麦苗如同钢针一般直立在肥沃的田野上,绿色渲染,生机盎然。

俗话说“十月小阳春”,今年的立冬也的确如此,温度适宜。倘若清晨你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会看见晨露未干,湿漉漉的麦苗顶端还挂着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露珠,在朝阳映照下闪着点点金光。这时的我喜欢伫立在田间地头,观摩那灵动的小露珠。每颗小露珠都有它的独特态势,有的圆润饱满,摇摇欲坠,有的相互拥抱,笑脸相迎,结为连理,每一颗露珠都在为这绿的世界加冕,让你感叹无比。细小的麦苗刚露脸就嫩芽挺立,清新脱俗。它们互不打扰,有的并列,有的相隔,相互“微笑”。它们绿茵茵,齐刷刷,每一株麦苗都挺拔自然,努力向上,相互依存,就像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,翠色欲流,轻轻流入乡村遍野,让农人心生欢喜。

时光一天天流淌,麦苗自由自在地生长。到了小雪时节,麦苗已从根部分蘖、发棵,茎叶盖地,一眼望去田园变成绿洲,像绿地毯一样平坦。中午阳光明媚,一群小狗崽在麦田里嬉闹顽皮,忽而追逐,忽而站立,忽而打滚,开心不已。可麦苗仍静默如初,安之若素,让小狗崽尽情玩耍。

初冬冷暖交融,雾气蒙蒙,特别是清晨七八点,太阳刚跃出地平线,旷野麦田里轻雾缭绕,约莫一公尺高,在麦苗上徘徊,连每条垅沟都飘飘然起来,有高有低,有浓有薄,加之树木和村庄的衬托,满眼望去,这自然奇观,似人间仙境,是大自然奉献给大地的田园风光,村头村尾到处都呈现出一幅幅动人魂魄的初冬画卷。

一场蒙蒙细雨,麦子清新如洗,青翠欲滴,郁郁葱葱。麦苗壮实了许多,迎合那冰冻三尺的严寒。

初冬的麦苗,如诗如画,如歌如梦,是大自然纯真的诗篇。它仿佛在诉说生命的韵律,展示大地的繁华。麦苗的美丽,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多姿多彩,也让我们对生命充满敬畏与尊重。

初冬的麦苗,是丰收的保障,是年复一年永不放弃的努力和坚持。

## 生活随笔

岁月,从春华秋实到夏果冬雪,光阴辗转不休,静观这瘦尽的落花随水流,才惊觉一年到尽头。站在岁末的渡口,将往事煮酒,酿万事无忧。

## 冬的味道

□刘凤斌

西风又紧了大衣,秋,又逝去了。

好像,冬的情绪总是先于冬进入我们的身体。

有些沉静与苍凉,或许是某种隐忍与退让,或是期望的沉淀与积蓄,在这一场场秋风的呼唤下,变得静谧了,安详得只适合在指尖静静流淌。

昨晚被一场秋雨淋湿,睫毛挂上了雨水,几乎睁不开眼,远近的车灯和路灯,光透过细帘般的雨层,鼻腔里顿时涌入大股雨水混杂着久酣的清冽,是冬的味道。

对,就是冬的味道。这和其他季节的味道都不同,这清冽由呼吸带入身体,然后进入我们的每一个毛孔、每一个意念,以至让我为了这无端的清冽,晚了好久。

在遥远的西风里,总卧着我们记忆里遥远的家,避着光的那扇窗,在窗下,我们常常“饲养”一朵冰花,她叫做“冬”。

冬,来了。

南方,是不常见雪的,人们养的都是有根有茎有花瓣的花。南方的人家,会在两个阳台种满花。姹紫嫣红,依着彼此,在盆盆黑壤中立着。它们总向着太阳,张开臂膀,贪婪地拥着光带来的温暖。

北方的人家,也有花。

那背面的山坡,年年深秋,漫山遍野的树。一团团、一簇簇,轻轻地、轻轻地卷着山那边吹过来的风。

在地上,在空中,打着旋。然后悄悄地攀上一扇窗,斜着攀爬,或是直接降落,一粒又一粒冰晶,微小的六边形,附上背光的一角。

北方的冬比南方的长,或许不因山坡上的芳华,只因那窗台上暂留的冰花。悄然生出来,留一个短暂的冬,又暗暗逝去,总不想让人知道它次次盛装出席。

兴许是怕被打扰,或是怕那热情,总会对我们炽热的掌心退避三舍,殊不知这是我们把内心的温暖送达,这是我们的私会,一个不被打扰的自由空间。

或许,会有一扇木窗吧?把九宫格的木窗框染上新色,在镜头的深处留一个矮脚木凳,对了,古铜色的衣柜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
最重要的是,在那望向后山的窗口,在那个角落里,瞥见一朵冰花,与其做一次亲切交谈。我们要快点交谈,因为它很快便会逝去。或许它知道了我的意图,好像张开了手臂,伸出好多“旁枝”,小小的,密密的,想要涌过来。

自然的每个角落,都是亦真亦幻的诗歌,冬日的冰花,或许是那最美的诗篇。就像乏味生活里的一杯奶茶,甜甜的,又像清晨的柠檬水,像初冬的太阳,像梦里的大海,像第一次遇见你。

轻煮岁月慢煮茶的时光里,与窗台约会,邂逅一朵冰花。哪怕饥肠辘辘,哪怕风雨兼程。风,躲进窗角,冰花也崭露头角,窗角边逝去的秋,是短暂生命创造的自由。

时间,总是一往无前地流转,我们总是悄无声息地顾盼,大抵,在这秋去冬来的路上,那些生活的酸甜,人生的坎坷,不经意间,都成了过往难及的斑驳。

岁月,从春华秋实到夏果冬雪,光阴辗转不休,静观这瘦尽的落花随水流,才惊觉一年到尽头。站在岁末的渡口,将往事煮酒,酿万事无忧。

小镇迟归的旅人,路边泥土的气息,风缓缓钻进袖口,秋裤从长袜里蹦出,脚踏过小池塘,灯影碎在里面,海上看不清的船,正驶向你忘记了的冬。

## 流年碎影

## 铜炉子

□谢建骅

深冬时节,行走在大街上,寒气袭人,只听得路边空调外机呼呼地响。见此情景,我又想起了过去家里的铜炉子,似乎心里有了微微的暖意。

铜炉子,与手炉不同,它是以粗糠、柴火为基本燃料的一种取暖工具,是乡村烧土灶才有的产物。这种物品各地的称呼有别,也有地方叫“铜脚炉”“烘炉子”或“暖炉”,异曲同工。铜炉子,顾名思义,黄铜铸造,状如花鼓,圆而稍扁,盖子上有百十个小圆孔。早时,我家的那个烘炉子,是用外公从城里带来的碎铜,请铜匠浇铸的。

记得那时,冬天到了,气温不断下降,母亲就会拎出藏在厨房里的铜炉子,开启了暖冬之旅。这时,母亲边拿炉子边让我们猜谜语:“麻脸盘,暖烘烘;没有它,难过冬。”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何物,母亲笑着说,“看我手上拎的是什么?”哥哥反应快,马上答道:“铜炉子。”

的确如谜语,一到冬天,家里的铜炉子就派上用场,铜炉子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温暖与幸福。

深冬的早晨,母亲烧好早饭后,灶膛里有了火脚,母亲便在铜炉子里抓上几把粗糠,然后把灶膛里的火脚用铁夹子,一下一下地揀进铜炉子里,直到揀满,用竹篾把火脚压实压平,这竹篾也有叫“拨火板”的,盖上炉盖。这时,我们还没起床,母亲就把我们的棉鞋放在炉盖上烘,等我们起来时,棉鞋已烘好了,穿上暖暖的,觉得一股暖意流遍全身,那是母爱的暖流。

那年头的寒冬腊月,尤其是阴雨连绵或大雪纷飞的天气,在铜炉子旁取暖,是件很惬意的事。那时的冬天也特别冷,吃完早饭后,母亲拿出几个草垫让我们围坐在铜炉子旁边,在铜炉盖上焐手,铜炉盖上垫着毛巾,暖暖的,多么快活啊。有时母亲抓一把蚕豆放在瓢里,拿一双筷子来,让我们在铜炉子里炸蚕豆,真有意思,我们把蚕豆一个个排放在火灰上,不一会儿,一个个蚕豆鼓了起来,接着就是“嘭”的一声,铜炉子里立刻腾起一层灰雾,蚕豆熟了,我们立刻用筷子揀起熟了的蚕豆,也顾不得灰,吹了吹就放进了嘴里,那种沁人的豆香实在诱人。有时,我们也会炸玉米,玉米粒放进铜炉里,用火灰盖上,不一会儿,就“嘭”的一声炸了起来,腾起一大团灰雾,呛得我们直咳。为避开灰雾,我们放好玉米粒,索性把铜炉子盖起来,听到响声后,再揭开铜炉盖,揀出麻花,炸好的麻花白白的,脆脆的,香香的,真好吃。在没有零食的年代,简直就是一种奢侈,成为我童年时期记忆中难忘的美味……

冬天,我们最怕雨雪天,那时,巷道里尽是泥土路,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,我们上学穿的是棉鞋或布鞋,那时的橡胶靴是奢侈品,晚上放学回来,衣服和鞋子已湿了。母亲烧好晚饭,弄好铜炉子,把板凳放倒,铜炉子就放在凳下,把我们的棉鞋放在炉盖上,把湿衣服架在凳腿上烘,多管齐下,热能充分利用。第二天早上起来,鞋子、衣服都干了,闻闻有一股草香,那香味一直荡漾在我的心里。

童年生活在水乡的汪曾祺先生,对乡间的铜炉子印象很是深刻,他在《冬天》里写道,“脚炉是黄铜的,有多眼的盖。里面烧的是粗糠。粗糠装满,铲上几铲没有烧透的芦柴火(我们那里烧芦苇,叫做‘芦柴’)的红灰盖在上面。”

家里的铜炉子历经沧桑,透着凝重,里面蕴藏着说不完的故事,岁月悠悠,往事情深。如今,人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空调、取暖器等陆续走进人们的生活,即使寒冷的冬天,室内照样如春,舒适而惬意。但我们就是忘不了那个年代的铜炉子。回味中,充满了甜蜜的亲情,浓浓的乡愁。

